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illegible]特別登寄遞之報紙

晶報

社址上海望平街

電話二四二八號

第三百五十五號

定報價格

每三日出一張增刊定價中國境內每月一角半年元一角全年二元日本同餘外國各埠加倍均作大洋其計算報資先惠郵費在內票加一

今日一張售大洋二分

廣告刊例

三英寸寬二英寸高為一格每期刊費洋五角中縫全部洋一元八角零登照算封面及新聞中縫加倍美術及小說廣告面議

奇異古玩

茲有奇異古磁漢瓦各一件係自陝西戰壕中掘得實為希世之珍好古君子如欲一飽眼福者請至天津路興隆里五號與夏禹門君接洽可也

最名貴之國貨

萬花不如一鳳凰眾星不如一明月香烟名目雖多不敵金馬牌之名貴

上海五洲大藥房

樹皮丸

是丸功能壯筋補腎健腦固精專治遺精陽萎腦力單薄神經衰弱等症常服尤能助食物之消化體力之強壯也 每瓶洋一元

自來血

此藥自發明以來歷受社會所推許備有補血生精療治血虧癆瘵之特效性質和平無論男婦老幼四時均可常服 大瓶二元小瓶一元二角

海波藥

清理血分善除人身內蘊毒質患花柳病者服之去污生新身清便凡疥瘡頑癬骨節疼痛及小兒胎毒等症無不效驗如神 每瓶二元

上等社會人人歡迎

每罐內均有獎券積存百張可換金手表一隻五十張換金手表帶一条

中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

寒雲鬻字

自登報日・按照定潤書例・除冊・卷扇・外・均折半取值・上款加二成・潤例另增・名刺・題籤・每字一圓・金銀屆銘・及各種器物銘・在二十五字內者・每件十圓・在五十字內者每件二十圓・逾五十字・每字加五角・本埠各大南紙店・均有潤例・並代收件・定期不延・

君欲游上海便宜安稳乎

[illegible]

患氣痛者注意

一服即愈 每瓶洋三角 每打洋三元

鄭廣福堂药房

永泰棧煙行總經理 上海河南路廿號

上海博利安公司

老牌 博利安 電泡

光亮省電 精美耐用

十年癩頭十日愈

大包五角小包二角五分郵票九扣郵資加一

健胃補肺神效水

每瓶一元 每打十元

寄售處上海棋盤街屯鎮胡開文筆莊

精益眼鏡公司

[illegible]

總公司上海英大馬路勞合路口 分公司各省各埠 電話三八九五

中國精益眼鏡公司謹啓

冬令宜服絕無熱性 純正大補品 麥精鰉鰾膠

[illegible]

價目 [illegible]

購法 無論何處請向當地就近郵局購買匯票封入掛號寄[illegible]

總發行所上海寶善街滿庭坊對面西貴興里荒字一百八十號 正威藥房

泰興李唐助賑書例

辛酉年

中堂 四尺以內三元 五尺五元 六尺七元

聯對 四尺以內三元 五尺五元 七尺八元 七尺以外另議

屏幅 六尺四元 七尺五元

團扇摺扇 每柄兩元

冊頁 每頁兩元

橫幅 半幅同屏條 全幅同中堂

名刺 [illegible]

篆書均加倍 金箋均加半 墨費加一成 筆資先惠 十五天取件

交上海靜安寺路愛儷園及各大箋扇號

吳昌碩 沈寐叟 同訂

鄭蘇戡 章一山 姬覺彌 訂

張丹斧鬻書例

丹翁篆隸[illegible]

[illegible]

遠東眼鏡公司

開設上海大新街三馬路南首

滿洋三元 贈券壹元 多則類推

羅克各種眼鏡 減價一月 對折八扣

德醫 印仁高

診所老靶子路八十八號

門診一時至四時

電話北一六七五

君珏白事

君珏行將北遊擬以『晶報』三百號易洋十元『自由談』五百號易洋五元以便舟車稍壯行色受者請函西門文虎叢編社收不誤

無敵牌牙粉廠新年贈品章程

自民國十一年一月一日起所有從前贈品章程一律取消改照本章程辦理惟遠埠來郵係在一月一日前發信者當照舊章寄奉以昭信用至希 公鑒

一、凡直向上海總社按照定價購買本牌牙粉或化妝品滿洋二元者得取贈品值洋四角多者以此類推茲將品名定價列左以供選擇 (一)四美圖畫片每幀定價四角(係鄭曼陀畫天虛我生題現在印刷中須陰歷新正出版)(二)梅邊倩影圖每幀定價四角(係鄭曼陀畫天虛我生題已出版)(三)家庭日記每冊定價四角(係天虛我生編洋裝金字一厚冊年年適用現已出版)(四)甲种凸版日歷每組定價三角乙种平版日歷每組定價二角(五)壬戌年陰陽合歷每冊定價一角(現在裝訂中準於舊歷前出版)

一、上列贈品均以零售為限批發不在此例如值贈品告罄得由本社以他種價值相同之貨品代之

一、郵購貨品得用郵票十足代現凡在單純郵費處只須外加郵費一成如在二倍郵費處須加二成餘仿此回件倘須掛號外加掛號費五分

上海小西門新馬路家庭工業社啓

普救臟脹

有此妙藥可以無憂●如若動刀性命必休

[illegible]

定價 [illegible]

購法 [illegible]

總發行所上海五馬路寶善街貴興里西弄一百八十號正威大藥房

兜安氏固牙香膏

每瓶洋三角半

牙齒潔白 不但美觀 且益衛生 此膏質良 香雅以此 刷牙可免 一切牙患

□本報所刊各稿皆有版權禁止轉載翻印謄譯

七情可賣

（丹翁）

常言妓女爲皮肉生涯、實則人之官骸、無一不可賣、一毛髮之微、亦可以充作肥料、若耳目口鼻齒舌、以及乳漿之屬、更無論矣、特恃以爲利者、手與足爲多耳、雖然、豈惟官骸百具、聲影亦可賣、歌劇影劇而外、並有留音之機、照像之片焉、雖然、豈惟聲影、名譽亦可賣也、蓋既有掠美之人、自不乏捉刀之手、名可沽、譽可釣、又甯無因以爲市者乎、雖然、豈惟名譽、七情亦可賣、何謂七情、喜怒哀樂愛惡欲是也、世有千金一笑者矣、「非賣喜耶、語云、一怒而諸侯懼、今之軍閥尤善怒、往往一怒而萬利歸、非賣怒耶、粵省故有麗人嚎喪者、今之志士、爲國憂憤、動釀巨潮、其有作用者、適成嚎喪之類、非賣哀耶、若賣樂、則北方妓女優爲之、牀笫之際、尤所擅場也、至賣愛、則灌米湯其最普通者矣、賣惡則有若梟子玉之於梁燕孫、南方報紙之於北方政府、公私之仇俱無、而必表示決絕、非賣惡而何、惟賣欲則消息最微、固欲則近於買、其爲所賣、殊不知其間大有可賣者在也、蓋其力足以欲他人之所不欲、而又逆知他人必不欲其欲、甚至其用心並未嘗眞欲、其結果或莫得遂欲、但不能不姑作躍躍欲「欲」之勢、而以欲甲爲欲乙之交換條件焉、如今世之某某、欲某人是討、欲某地是伐之類、謂非賣欲得乎、噫、七情可賣、天下何物不可賣哉、

重賞之下底小說家

（清波）

□阿要肉麻

上海的書賈、看見小說雜誌、又風起雲湧、便也含着投機的意味、來創辦小說雜誌、昨天我看見一家什麼書局裏、登着告白、他也要辦一種小說周刊、名叫「快活」、他那徵求小說稿件告白內、有幾句話、叫什麼「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哈哈、我應了、未免有些替小說家慚愧、你想文人賣文、原是一種最神聖最清貴的貿易、原不配書賈說什麼賞不賞、所以從前買文的人、也不敢說一聲價錢、還客氣說「潤筆」、就是如今各大報每日致送投稿家的稿費、也還謙虛着說「路備薄酬」、不想這位「快活」雜誌主人、竟老實不客氣、高喊着「重賞」兩字、倘若沒氣節的小說家投稿給他、那領取稿費時、恐怕簡直是去「領賞」了、既領了賞、免不得要去謝恩了、咳！他的快活雜誌還沒出版、那告白叫人見了、第一先不快活、不知道這段告白稿子、是那一位文豪替他擬的、想來一定是第一個身受重賞的好筆墨了、

涵秋是鯽

（紅蕉）

從前丹翁比喻涵秋、是五毒中之癩蝦、讀過晶報的、無人不知、其實涵秋既不想吃天鵝肉、就不該叫做癩蝦蟆、涵秋是揚州人、揚州居於長江以北、稱他做江北人、倒很確切、聽說涵秋在揚州中學堂裏教國文、學生們都稱他爲名士、那麼稱涵秋爲江北名士、尤其確切、涵秋主任小時報筆政、特地從揚州動身、到上海來、是乘了揚鎮小輪、渡過長江、到了鎮江、再乘火車到滬、所以涵秋是過江的名士、有句老話、叫做過江名士多於鯽、而涵秋先生在小時報上、又做一段小說觀、說「小說家應運而生、好似過江之鯽、鄙人亦其一也、」（見二月十一日小時報、）據此種種理由、照論理學之公式、演繹的結果、涵秋是江北鯽魚、

滑稽隅語

（麗嘏）

□粵人某、清季爲某部丞參、兼充資政院議員、每值赴院、列席時、恆袖出大燒餅數枚、正襟危坐而嚼之、衆皆指以爲笑、弗顧也、又好睡、往往於議場列坐之頃、衆方辯論囂然、而某獨鼾聲若雷、已深入黑甜、鼾聲閧四座矣、項城當國時代、又被舉入參政院、有人贈以聯曰、笑納千金。大燒餅又吃着不盡。恩承一席。好瞌睡再打個盹妨。

□蜀中某名士、嘗自爲新歲門聯云、陽多匪。陰多鬼。我亦塵埃同鄘臚。其呼我爲牛馬乎。唯唯。醉裏臥。夢裏歌。爾胡冠帶猶峨峨。行將爾作犧牲矣。呵呵。若嬉笑、若怒罵、見之而面紅耳熱者、請即借以移贈、何如、

□維君還青、於辛亥革命時、從軍東歸、其明年、解甲歸去、恆借滑稽以消遣、有人述其自撰一聯云、南京買馬。北京買鞍。胡想。東處吃羊。西處吃狗。瞎鑽。看似信口詼諧、實已罵盡一切、

續佳俠吟

（林屋）

佳俠吟者、寒雲爲歌女粉菊花作也、余時已有和章、茲復續一篇云、若非紅拂亦紅線。不然意態何豪艷。粉菊滿插頭上花。青萍自耀匣中劍。追風走勢不可當。躍馬突起臨沙場。赤手扼殺田膨郎。長竿斃走王大娘。俄頃天花紛落地。風靡不動爐煙細。似曾月下見嬌嬈。翻疊花前嫵增媚。處女脫兔各有時。紅顏白叟誰非痴。我歌不知曲長短。卿歌或忘身雄雌。北方健兒身手好。絕技如卿況嬌小。夜坐長吟佳俠篇。碧空疑有遊龍繞。

都門客思錄

（八）（馬二先生）

凡豪於賭者之官僚、在北京恆易得法、如王克敏、鄭洪年等、其手下之人員、幾無一非賭徒者、故長於賭者、苟人都求官、必可較易得機會也、入局與諸大僚賭博、雖贏錢、常常拿不到、蓋支票不能付款、已爲北京官僚習用之慣技、往往大負時、輒以此搪塞、欲向索取、則侯門似海、難於見面、必須多方托人關說、或且猶陳困苦、以乞憐憫、其手續、無異求差事、即如此矣、亦往往未必有效、緣彼等大僚、常常大賭、彼此均有拖欠、「苟悉贏家爲何部人員、即將其所贏數目、劃歸其上司官之帳上、如是、則彼即不負償還責任、而贏家碍於堂屬之分、亦萬不敢於向長官前索賭債也、只好付之長嘆、聽其漂帳而已、

北京盛行之賭博、爲推牌九、以不耐麻將與撲克之輸贏繁瑣、不能痛快也、推牌九名稱太俗、則以「吃狗肉」爲代名詞、「吃狗肉」三字、不知何所取義、聞此名詞創於張宗昌、爲防舞弊起見、故大賭局之牌九、恆以四人輪流推莊、每人四方、周而復始、且每方必四條全推、並不許移動、及換樣開門、每門必有固定之長龍例注、如五百元一道、或一千元一道之十七道長龍、（按牌九本以十六道爲極、惟京中通例、天九封王、較天罡爲大、故增出一道、而爲十七道、）至少亦必爲百元一道之長龍、外注另打、多少可以隨意、然外注恆較例注多若干倍、且常有「豎旗竿」者、以火柴或牙籤一枝、任置上下門或天門、即表示所有局中之注、歸此一門與莊家決勝負、故局外輸贏數目、常較抬上之注大數倍也、

蘇人鮑某、以做洋行生意起家、擁有十餘萬之產、前三年、曾以議員資格「在京與諸闊人賭博、一夕、因爭「豎旗竿」、與人負氣互撥、局中之注僅六七千元、往返撥約六七次、結果、鮑負、其數目已破產猶有不足矣、卒由梁財神作保、始敷衍終局而去、

北京之麻將、無論賭之大小、絕無十和底者、至少二十和底、且必另有加和、至少亦必加二十和、頂二十和、多者或加頂五十和至一百和、「槓上花」「海底月」「搶槓」「對對和」「三暗坎」「平和」皆加翻、幌子而外、另有所謂「無奇不有」「缺一門」「么九將」「不吃不碰」「站莊」「落莊」等名目、其注之數目、亦無限制、多少隨意、又其所謂倒蟮、亦絕無三百和者、皆通總以五百和爲度、多者或有千數百和、更有並無封和之限制、儘量而算者、

北京政界情形、言之既屢、或足使閱者生厭、請更言北京新聞界之情形、以爲同業之借鏡焉、

北京現有報紙七十餘種、通信社二十餘家、較諸上海、有過之無不及、可云發達矣、然此七十餘種之新聞紙、爲吾人所習見者、不過十餘種耳、舉之如下、

（一）晨報（二）順天時報（三）北京益世報（四）北京日報（五）大陸日報（六）京報（七）新社會報（八）北洋時報（九）晚報（十）曉報

其他、惟一般社會所不及知者、如新民意報、民視報、惟一日報、定一日報、經世報、黃報、靈邊日報、大亞洲日報等等、此外更有並其名目爲吾人所不之知者、爲數尤衆多、

鏐子句

大雄足下、久未詩酒、甚念、久未通函、又甚歉也、晶報近日名作如林、僕殊愛讀、而所最服膺者、尤爲對於海上新聞紙、及文藝界之批評、如寒雲之關「創作」、及指摘某報不通之某報「常識」之裸體畫、皆能匡繆正俗、蔚爲有用之文、僕嘗謂今日國中多文學家、而少正當之文學批評家、故文學界時呈龐雜支離之象、而莫或糾察、若寒雲諸君之所作、洵不失其爲文學批評家之態度也、蘧心君自美寄稿、辯護舊劇、有某報疑爲僕所僞托、以爲留學界應無有如此頑固者、近蘧心之作、披露已多、此事可大白矣、僕曩主某報筆政時、常得一投稿者、署名蘧心、皆評論戲劇之作、今觀晶報所刊蘧心稿、其木刻之標題字跡、與彼蘧心無異、當是一人、不知此君何時翩然浮海、負笈美洲、殊令人艷羨、僕夙有四方之志、而留學歐美、尤所欣慕、乃至今不能如願、誠憾事也、蘧心論劇、尙中肯綮、惟亦不免稍涉偏激耳、僕以爲中國戲與西洋戲、各有所長、若執此以議彼、必無持平之論、而今日評劇界、各走極端、不能並納、意氣用事、可爲嘆息、披覽晶報、偶有所觸、因爲足下陳之、都中劇界、頗形繁盛、尤以梅畹華在第一台、演上元夫人、及霸王別姬兩劇、爲有空巷觀潮之勝、梅君將有香港之役、他日自粵歸都、道經海上、或須出演、滬人望梅者甚多、因以附告、即以此函刊之晶報、俾皆知梅君消息也、忽泐即候起居不一、

嘉 嘉

大前門

烟葉精選香味馥郁故善吸烟者多

吸大前門牌

駐華英美烟公司 英國公司有限 總理

大前門

愛克司光錄

（第二集）（李涵秋著）

第二回 死要臉雙料糊塗女 活打胎一本糊塗賬

□六○□

說也奇怪、不知不覺、他這一雙手被冷水一浸、便覺得小肚子底下、有些陰陰疼痛起來、鄉村中的婦女、本不是嬌生慣養、雖然有點小毛病、却也不介其意、依舊忙着梳頭洗臉、還喝了一碗半冷不熱的稀粥、再望望他那個丈夫袁大昌、依舊睡在自家舖子上、鼾呼不醒、日已近午、天氣越發熱得利害、袁大昌睡的那一幅蓆子、半邊身軀、都安放在汗水裏面、成大陣的金蒼蠅、嗡嗡嗡的鑽入帳子裏來、拼那五花八門的長蛇陣、胡氏再也忍耐不得、取出一柄芭蕉扇子、使勁在袁大昌身上撲了幾下、才將袁大昌驚得醒轉、揉揉眼睛、問這時候可曾有四更沒有、引得胡氏噗哧一聲、笑罵道老沒正經的東西、叫你安安分、不要三心二意、你兀自不肯相信、如今睡得和死狗一般、日頭已晒到屁股、你還當做不曾大亮、可不把人家牙齒笑掉、…袁大昌聽見這話、吃了一嚇、遂一咕嚕翻身坐起、好在衣裳單薄、套起一條破哆囉蘇的布袴、兀自跳出房門、怎麼還不曾站定、抬眼一望、忽見胡氏蹙眉苦臉、扶着桌子有些哼哼唧唧、袁大昌十分詫異、便細瞇着眼睛笑問道、可是昨夜辛苦了、如何這樣沒精打采、…胡氏輕輕向他啐了一口、咬着牙齒說道、人家肚腹裏阿有些痛、正自不大舒齊、虧你忍心、還和我鬧這樣頑笑、我和你做了三十年的夫妻、到今日才知道你的這顆心、比生薑還辣、…一面說早擠了擠眼睛、擠了幾點淸水下來、故意和他這老頭子放刁、袁大昌見他這般嬌聲浪氣、果然打從心坎裏、着實有些捨不得他、連忙近前握着他的一隻手、覺得有些冰冷、忙低聲問道、哎唷、你又不是個黃花閨女、怎麼連一點輕重都不知道「萬一當眞鬧出笑話來、我們這老兩口子的臉面、可還要不要、胡氏見老頭子對他這樣輕憐蜜愛、不由的感入骨髓、又深恐他着急、忙掩飾說道、這不要緊、讓我挨一會子、他自然會好、天氣暑熱、瞧你頸腕上一根一根的紅筋、都急得暴顯起來、叫我看着、如何過意得去、（一對白髮夫妻、寫得似綠窗兒女、使我肉麻得緊、）

杭州新年雜碎

（清波）

正月十五夜、西湖公衆運動場、剛放完第一架燄火、第二架正點着、不想出了一起踏殺案、死的是一個不知姓名、無人認領的衣服麗都少年、從此以後、燄火也不放了、慶祝春節會也永遠停止了、連大世界也嚇了沒人敢去、門票減價一角了、你想因這條性命、犧牲了西湖新市場商店多少收入、

警察廳工程局、新近買了一輛運石料的汽車來、每次開着從馬路上經過、家家戶戶、男男女女、太大小小、全擠出來瞧、走十次瞧十次、好似稀奇得了不得、你想想杭州人的眼光大不大、

杭州的土娼如毛、其中有一家老牌子、叫「丁桂英」、他本身雖是徐娘程度、可是他的烹調好、屋宇大、並且有特別勢力保護、可以作竹林遊、可以做撮合山、去年他一年的決算、共計收入六千餘元的康密洸、丁桂英也不瞞人、大家都佩服他財政能取「公開主義」呢、

杭州的城牆、拆得不成樣子了、具體的觀察、有一塊、沒一塊、彷彿和老太太的牙齒似的、已經七零八落、殘缺不齊、最奇怪的、拆湧金門清波門一段、是『江北人』拆、只見他一隻輪盤的小車、天天推土、不知推到那裏去填地、拆候潮門鳳山門一段、是『丘八太爺』只見他一隊一隊的弟兄們、汗流背浹、抬着方方整整的大磚頭、吆喝着走、也不知道這磚頭、抬去造馬路、還是修營房、也不知道是替他們軍官建築小公館、杭州人看見了、和沒看見一般、誰也不敢問、

杭州上塘河的水利工程、這件事、主任的人、大概可以撈摸幾個、杭州中級的紳士、便爭個不亦樂乎、後來大家推定一位『潘赤文』老先生担任、這位潘老先生、年紀大了、向來喜歡惜字紙、有人稱他爲『字紙簍』、於什麼水利工程、却不甚了了、這件事件發表了、有人向他獻策、要怎樣怎樣着手、怎樣怎樣好賺錢、潘老先生道、你不說、我還明白點、你越說、我越糊塗、大家說、這眞是潘老丈的談吐呢、

碧艷曲

（林屋）

余昨夢乘雲至河漢間、遇一仙女、笑謂余曰、「子評曲、胡以賞碧艷獨深、而湘雲碧雲、僅及其半也、」余方欲作答而寤、因撫其事、作短歌焉、詞曰、昨御流風過雲漢。繁星似是明河畔。輕盈少女髮凌亂。自拂鏡奩起迴看。捧心一笑花燦燦。滿空但覺天香散。細語嚶嚀微可辨。笑我評歌高月旦。賞曲獨賞金碧艷。湘雲碧雲止得半。我欲解嘲起自辯。笑語未出風吹斷。明月爛爛浩無岸。

答客問

（馬二）

有署名挑眼先生者投函本報云、十五日第三百五十三號晶報、「都門客思錄」內、有「北京電話較上海爲佳、係自動機、無須搖鈴接線也、但接線之遲速、須視打電者爲何種人家…『每次恆須待至十數分時、以至一兩句鐘不等』等語、既云『係自動機、無須搖鈴接線、』又云『接線之遲速、』這那麼無須接線、又那裏有遲速呢、這不是自相矛盾嗎？又云『打電話須待一兩句鐘方能接線、』那末、打電者、拾什聽筒、以至一兩句鐘之久、難道他的手不會倦、腿不會酸嗎？恐怕世界上找不出一個這樣的笨伯能、…喊…馬二先生、請有以語我來、

按自動機電話、祇須將聽筒拿起、即可有人接線、無須搖鈴、故云「無須搖鈴接線、」非謂無須有人接線也、來函似屬誤會、且北京打電話者、因待接線、爲時過久、以致在聽筒中與司機人詬罵者、不一而足、幾無日無之、此鄙人所親見者、若足下能往北京察視一番、必然自知所見者太少、所問者爲費詞也、馬二先生謹復、十八日

再者以後若蒙見詢、祈用眞實名字、如隨意揑名、恕不答復、

捕蟲緣

（馬二）

（四）黑暗中大爭鬥

再說白倫娜自與培杜拉決裂、幸得逃脫、心中知道、「他不能就此甘心罷？」必然再來纏擾、倒不可不先爲防備、」又想、「這厮來意、無非是爲着那礦圖、但這圖、乃是衷而生半世心血所成、如何能交給他呢？」她一面想着、便從箱內翻出那張礦圖、包好、藏於身旁貼肉之處、但一面心中却不住的思念、「如何對付培杜拉？」得羅這晚、見她的姨母、只是悶悶的出神、却猜不出是什麼緣故？也只管呆呆的相對、一時那樓上的光景頗冷寂、不似往日歡樂、

晚餐之後、夜色漸漸的深了、天氣漸漸的涼了、白倫娜、深恐惡徒再來、披了外衣、又檢出一柄手槍、把子彈裝好、藏在身旁、祇是覺着心中有些放不下似的、這時候培杜拉和他那兩個同黨、已是登了文司路島的岸了、黑魆魆的、直奔白倫娜所居的宅中而來、

白倫娜正在與得羅、無言相對時、忽然微微聽見、草地彷彿有人行動聲、不覺提起神來、再側耳細聽時、果有些響動、心中想道、果然那厮來了嗎？倒不如出去對付他、免得驚嚇了得羅、」想罷、立起身來下樓、向院前而去、得羅却莫明其故、遲疑了一晌、正想下樓、却見樓窗啓處、有兩個惡獸般的男子闖了進來、得羅失聲叫道「阿呀！」正忙轉身向樓梯奔下、却被那二個惡徒急用一大布袋將得羅罩住、紮好、扛起就走、

此時白倫娜正在樹林中藏着、聽得樓上有女子喊聲、知道必是得羅、忙走出來、待要上樓去、不防後面忽來一人、扯住、不覺忿極、一面支招、一手掏出手槍、對着培杜拉胸口就放、那培杜拉早已瞥見、順手將她的右臂一託、槍口向天、一彈已向空射去！

培杜拉大怒、奮力來搶手槍、白倫娜也拚命抵抗、二人一同滾在草地上、卒因培杜拉力大、奪得手槍、站起身來、用槍指着白倫娜逼問、「礦圖所在？」正在危急時、後面忽來一人、祇一拳、已將培杜拉、打跌在地、培杜拉正要站起、又見那人舉拳打來、忙身子一歪、一手端起手槍、向那人放去、那人眼快、把身子一伏、彈子擦頂而過、不料白倫娜剛剛立起、彈子却正中在胸際、啊呀一聲！又復跌倒、那人也顧不得白倫娜、只向培杜拉撲來、培杜拉不及放槍、也只得腕力相持、兀自敵那人不過、培杜拉恐手槍爲那人所得、「連忙擲去、却見遠遠他那兩個同黨、肩了一個大袋、向海邊而去、知道必然已是得手、也不便久戀、一面支撐着、一面躍空也拋下那人、向海邊奔來、（未完）

一年有半

（一○六）（天笑戲述）

張叔禮從馬車窗裏、探出頭去、問是何事、馬夫道、我也沒有弄清楚、只聽得他們在那裏喊打死了一個人、又說是刺客、不知用的是手槍、還是炸彈、叔禮聽說是炸彈、便道怎麼說、這是危險品啊、我們且把車子停在這裏、叫小馬夫去打聽打聽、到底是件什麼事、打死了誰、停了一會兒、小馬夫回來、說打死了一個人、還是坐汽車來的、那刺客早已逃走了、叔禮問打死的是什麼人、你可知道、小馬夫說不知道、叔禮道、現在許多人圍在那裏做什麼、小馬夫道、大家都在那裏打聽、巡捕又在那裏趕人、所以也打聽不出什麼、叔禮知道問這個小馬夫、終是一個不得要領、便道、我們還是去赴胡梅庭的約會罷、好在他們請客是在新一品香呢、當時到了一品香、從南首進去、知道剛纔打死人是在北首老一品香門口、到了三層樓上、胡梅庭已先在那裏、還有銀行家錢業家幾位先生、大家正在談論一品香門口打死的人、叔禮便問老世叔倒吃了一個虛驚啊、到底打死了一個什麼人、梅庭道、叔禮兄還沒知道嗎、打死的便是雲南第一師師長黃武英呢、叔禮道、阿呀、這是新討一位姨太太、就是討的小花園凌鳳仙的、不是他嗎、胡梅庭傍邊一位年輕的銀行家說道、正是正是、就是他、他們在一品香也住了好幾天咧、叔禮道、前天我在江灣也見過他、我有一位朋友認得他、說他筆下甚好、是一員儒將、凌鳳仙嫁了他、大家都說他們美人名將、璧合珠聯咧、怎麼一會兒就被人打死了呢、梅庭歎一口氣道、我想這都是黨派關係、或者有什麼政治作用在裏面、我們做生意的人、也摸不着他們的頭腦、